

梅蘭芳與程硯秋

張 或 弛

南腔北調兼容並收

最近這些年來，梅蘭芳陰魂不散，報章雜誌，不時刊有伶王梅蘭芳生前種種，死後如何的文章。在「無腔不學程」，蔚然成風，寶島紅氍毹上，程派京戲，佔據極大比例的此時此地，大夥兒還在一窩蜂力捧誤上賊船，抑鬱而終的梅蘭芳，似乎有嫌冷落了四大名旦居其次的程硯秋了吧。

因此，當中外雜誌九卷五期，刊出了王培堯先生廣徵博引，感人至深的「羅癭公與程硯秋」一文之後，筆者一口氣將它讀完，當下便有耳目清新，大快人心之感。其實，以梅蘭芳與程硯秋相提並論，無分藝事、人品、走紅的程度，對於當時以及後世平劇影響之深鉅，兩人可謂各有千秋，並為一時之瑜亮。甚至於，除了梅蘭芳出道較早，戲齡比硯秋為久，本錢較程硯秋略足，及

其一度為程硯秋之師而外，在其他的各方面，程硯秋尤且比伶王更擅勝場，超過梅蘭芳之上。

就梅程的藝事而言，兩位名伶都是以創新腔，排新戲見長，可是，在創新腔這一方面，梅蘭芳却罪大功少，程硯秋則罪少功多。這話怎麼說呢？略通平戲門徑的人都知道，青衣之謂「青衣」，在崑曲中又名正旦，那是因為青衣必須一本正經，板起臉來唱的。青衣的行頭，除了「彩樓配」、「大登殿」之外，便祇有青衣一襲，青衣在舞台上不許調笑謔浪，更沒有所謂花腔，青衣的調門是正工字調，扮相講究秀麗端莊。因此，早年曾有一句俗話：「臉孔板得跟青衣一樣」，由而可知，按規矩青衣就該板起臉孔一板一眼的唱。

但自梅蘭芳被南通狀元張謇三呼梅郎，又由許多達官顯要，軍閥豪客捧成了伶王。首先他就打破了梨園行的老規矩，使青衣脚色也能壓倒鬚生，掛起了頭牌，可以獨挑一班，主演大軸，使正主子鬚生武生反倒為他跨刀。再則，由於青衣

成為主角，戲份就必須加重，於是央人編新戲，創新腔，花樣翻新，出奇制勝。因為必得如此這般，方始能使從前唱倒數第三碼子，或替鬚生、武生配戲的青衣，長遠在戲班裏佔據主角地位。談到編新戲，憑良心說，為梅蘭芳編戲的齊如山，實略遜於順德神童，故都名士，詩文雙絕，著作等身的羅癭公。此所以，「鎖麟囊」、「文姬歸漢」、「紅拂傳」、「青霜劍」等戲，不但情節遠勝於齊如山為梅蘭芳所編的「天女散花」、「嫦娥奔月」，而且，羅癭公所編的戲既有明確主題教育意義；尤富文藝氣息。程派新戲流行至今，猶仍盛況不衰，遠在梅派新戲之上，其原因亦即在此。至於新腔，如所週知，梅蘭芳是專有編腔之人，由他們挖空心思，迭創新猷，大抵不外拚命加板，連胡琴過門拖腔都一惟新花樣是尚，有時候難免會跳出本調，不知其何所唱，成了個脫節落架，硬山隔嶺之勢。還有個最大的毛病，便是顯得了耍腔就顧不了字眼。自來青衣的唱法要點，必須將字四聲陰陽，發音歸韻，唇舌吞吐

，控縱宏細，剛柔正背，像這樣的唱法，那就沒個聽不真切，辨不明白的。然而花腔一出，青衣唱出來竟無字有聲，普通老戲中連尖團字都一片模糊，分不出唱的是什麼字句來。讓初聽戲的永遠聽不明白，演電視平劇還得打上字幕，成了發揚國粹，提倡平劇的莫大窒礙，毛病，正是出在新腔上面。

反過來看程硯秋，爲了事實需要，當然對他也得創新腔，但是創新腔的風氣係由梅蘭芳所開，程硯秋不過跟進而已，不能數他爲罪魁禍首。此外，則程硯秋在創新腔上，居然還有兩項歪打正着的特殊貢獻。其一，是按照唱青衣的一脈相承，

歷代師承，唱出來的字眼全是中州韻，梅蘭芳如此，程硯秋亦然。然而，到了程硯秋成大名以後，他便因襲譚派老生的唱法，將湖廣音字法，加進了中州韻之內，後來他再推陳出新，又添上了崑腔南曲的唱法，遇有陽平聲字，便用低工尺低出陽收，使嗓音氣力的運用更加便當。經此一改，南腔北調兼容並收，等於講北平話的變成了說普通話，反倒能收普及之效，使南方人聽京戲也有親切之感了。

抽絲墊氣荒腔走板

第二，京戲的嗓音調門，從高到底，原分正



梅蘭芳在「貴妃醉酒」中飾楊貴妃，為梅氏成名作之一。

工調——
工半調——
工半調——
六字調——
六半——
調——扒
字調——扒
半調，一
共是六種
。程硯秋
民國七、
八年間在
北平初登
台的時候
，他唱二
簧調門還
在六半調
之上，唱

西皮還可以唱到六字調。十二三年他成了大名，唱「六月雪」裡的反二簧，尤能唱到六字調以上，唱西皮則能唱到工半調，可是民國二十四五年間他一發胖，那調門便成反比例的每況愈下了。抗戰以前他竟然一落千丈唱到扒字調以下，上海人因而笑稱這是「扒扒調」，更有人譏之爲鬼音。問他何以故？程硯秋每言不由衷的說：
「我是覺得用這種最低的調門唱出來，方始合於悲哀的劇情。」

這當然是無可奈何推脫的話，其實誰都知道平劇唱法講究的是高亢爽朗，唱的人得神完氣足，使盡渾身解數，而使聽衆聽來盪氣迴腸，心曠神怡，起一種興奮鼓舞的打氣作用，即令是悲劇，也要唱得激越蒼涼，調高響逸。不作與唱那蚊子哼哼的靡靡之音的。民國初年譚鑫培跟陳德霖合唱的那齣二進宮，一老生一青衣，一般兒的盡唱「二簧」，二簧高亢，且角頂駭怕唱，所以有「且怕二簧」的說法。可是人家陳德霖有好嗓子，真本錢，從譚鑫培唱「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起，譚叫天便逐句拔高，讓他所唱的調門扶搖直上，陳德霖不甘示弱，他也陪着步步高升，直上雲霄，這種唱法在梨園行裡叫「對哨」，足能使觀衆聽得遍體舒暢，興奮萬狀，飄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況。像這樣功力悉敵，旗鼓相當，讀者不妨拭目試想，聽起來該是多麼過癮，何等的令人激賞？

程硯秋因爲「嬌」軀發胖，衷氣不足，不得不請通天教主王瑤卿爲他新創「如泣如訴，餘音嫋嫋」的鬼腔。他的道白既不痛快，唱工又不甚

悲哀，殊不料反倒給沒嗓子，不够料的羊毛（梨園行稱票皮）大開其方便之門，無分高矮胖瘦，男女老幼，祇要能够哼哼唧唧，誰都可以自我標榜為程派，倘若能在低調門和花腔上多用點功夫，那就不妨以程派名票自居了。此所以，梅蘭芳創新腔造成了推廣平劇的阻礙，程硯秋創新腔，居然能使平劇益發普及，這真是他二位當年所始料不及的事。由而推論梅程對於平劇的貢獻，就當前事實平心而論，程硯秋確實大大的超前。

不過，「這話又得說回來了」，在梨園行裡，像程硯秋這樣的哭音鬼腔，當然是不足為取，尚且要引起同行嘻笑怒罵的。像程硯秋那條嗓子，不但祖師爺照舊賞飯喫，而且還能大紅大紫，從通都大邑唱到歐洲列國去，無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因此程硯秋也就經常成為同行老輩背地裏調侃譏笑的對象。老牌鬚生言菊朋，四十



程硯秋在羅瘦公家苦學時攝。

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就此氣虛力弱，等於倒了噏，他也跟程硯秋一樣的另創新腔，用最低調門唱陽平聲字，推說是遵照譚鑫培的唱法融入湖廣音，其實還不是避重就輕，偷工減料。可是此老却專一的好滑稽詼諧，愛嘲笑別人。有一天他在上海哈爾飛戲院後台出了一個上聯，讓大夥兒對對看。那上聯是：

抽絲墊字大喘氣

衆人一聽就知道那是取笑程硯秋的「扒扒調」的，誰也犯不上得罪程大老闆，因此大夥兒全都不吭聲，言菊朋一催，便直在推說：

「三爺（言菊朋行三），您這對子着實難對，咱們確是對不上來。」

其實言三自己早已把下聯想好了，聽衆人這麼答時，他便笑道：

「那麼還是我自格兒對吧，列位看是對『荒腔走板不搭調』如何？」

「抽絲墊字大喘氣」，對「荒腔走板不搭調」，着實形容逼真，令人絕倒，可是也把程硯秋和普天之下的程派羊毛給挖苦慘了。

梅蘭芳的三世隱痛

再說扮相、身段和武功，亦即平劇中「無動不舞」之舞。梅蘭芳臉蛋俊秀，身材適度，向有美男子之稱。他還有一個天賦的名伶本錢，那就是無論怎樣熱法，他的臉上決不會起油

出汗。即今是炎夏溽暑，一連演了兩三個鐘頭的重頭戲，下場時回到後台他既不需再敷脂粉，重整花鈿，也不必揩汗揮扇，喝口涼茶，他大概是心定自然涼吧。休息過了再度上場，觀衆見他依舊姿容有如牡丹初綻，艷光四射，以為他必定重新化過了妝來，實則他是依然故我，並未裝扮。

程硯秋可就沒這一份天賦了，他屬於高頭大馬型，身材魁梧，「嬌」軀又胖，初次看程硯秋戲的人，多半會為他的巨無霸式佳人身姿引得發噱，像他這樣一條體重在二百磅以上的胖大漢子，怎生扮出個千嬌百媚的俏佳人來？然而祇要他在舞台上來幾個身段，要幾下水袖功夫，頓時便令人如醉如癡，渾然忘却他是一位够標準的燕趙男兒。因此曾有人說：「程硯秋在台上是藝術，而在台下研究他的將是一門學問。」身材和嗓子絕對够不上唱青衣的條件，而他偏能克服兩大缺陷，紅遍國內國外，那就不能不承認他確有真才實學，他是在憑真工夫賺大錢。

有兩則小故事，可以說明程硯秋和梅蘭芳所練的武功到了什麼程度。抗戰以前，平津鐵路沿線各火車站上的搬運伙，俗稱紅帽子的，成羣結黨，橫行霸道，他們動輒一閃而上，大打羣架，也不知有多少旅客喫過他們的虧，有苦無處投訴。某次程硯秋從北平到天津，在車站被一羣紅帽子團團包圍，爭先恐後要代他拎取行李衣箱，跟程硯秋同行的正要上前代他交涉擋排，那羣紅帽子已經認出他便是紅極一時的程硯秋，他們仗着人多勢大，竟嘻嘻皮笑臉，跟程硯秋勾肩搭背，

當衆調戲起這位名青衣來，這可叫程硯秋火冒三千丈，忍無可忍，他揮拳就打，一拳就把一名紅帽子擊倒在數尺開外，紅帽子們頓時就蜂湧而至，揚言非擄死這小子不可，鬧得天津車站秩序大亂，然而程硯秋却不慌不忙，挺身應戰，轉眼間又被他擊倒了五名紅帽子，餘衆嚇得四散奔逃，祇是混亂之中他的衣箱也不見了。可是翌日消息不脛而走，程硯秋痛懲紅帽子也就傳誦遐邇，人心大快，由這一架即可知他的武功是有相當火候的。

反觀梅蘭芳，他却有個秘密，就因為他足蹠乏力，連刀馬旦的基本功夫——躡功都不會練好，所以梅蘭芳一生不會動過躡功戲。只有一回，捧他最力跟他關係曖昧的銀行家馮耿光過小生日，在馮家客廳擺了兩桌酒，在座的都是親近親友。梅蘭芳禁不住大家一再起鬨，央他即席彩唱，還指明要他扮一齣「打麵缸」裏的周臘梅，也就是說還非得上躡不可，梅蘭芳實在推却不過，便面帶笑容的答應了。可是他一上躡亮相，登時便東歪西倒，前仰後合，就跟新年裏跑旱船的一樣，還險險乎沒從高躡上直栽下來。於是滿座主客哄堂大笑，連梅蘭芳自己也忍俊不住，跟着衆人一道笑了起來。

談到梅蘭芳、程硯秋兩位名伶的人品，拿兩人的出身來說，那程硯秋是沒落王孫，世家子弟，梅蘭芳則是梨園世家，三代爲伶。梅蘭芳的曾祖父梅鴻浩倒是做過一任安徽懷寧知縣，可是他的祖父梅巧玲、父親梅明瑞，和他自己却是三輩子都在梨園行，而且全唱旦角。由於滿清朝廷，

將官吏狎妓懸爲厲禁，達官顯要就只好把他們的不正當感情洩之於像姑，像姑者，像姑娘也，其後訛稱相公。當年像姑賤業幾乎全由旦角所兼營，所以梅家三代都曾在「堂子」裏呆過，不可告人之事直到民國以後，仍還在梅蘭芳身上不絕如縷，方興未艾，北洋軍閥，北洋政客，金融巨子，富商巨賈曾爲梅郎入幕之賓者屈指難數，所以最低限度，梅蘭芳在這一方面確有不盡的隱痛，無法保全清白的紀錄。何況還有浪婦嬌娃，屢屢用盡心機，不惜花費，要想喫他這一塊天鵝肉，而他每力不從心，連連的作「我真對不起妳」的抱歉，可見得梅蘭芳對於「食」下一字，其難言之隱多矣哉。

蓄鬚拒演有段內幕

程硯秋可就跟他大不相同，因為他出生於遜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他比梅蘭芳小十歲，因而也就受了無其數的罪。一位與程硯秋言交數十年的翁偶虹，曾經寫過一篇「玉硯秋霜」的小文，他說：

「硯秋私生活之嚴肅，伶工中堪稱並世無儔。與余言交數十年來，迄未聞有穢行。况每值南下搭班，從未攜眷相隨，是在他人不啻絕好機緣，而硯秋不爲也，非不能也。」

便在程硯秋痛懲紅帽子後，曾有人稱之爲「一役」，寫了篇文章，加以讚揚，其中有云：

「從那一役起，程硯秋『有種』出了名，替那些一向忍辱苟安的伶人們出了烏氣。幸而他幼

工甚深，又保養身體得宜，一向不近女色，不然而也要吃這批亂黨（按指紅帽子）的虧了。」

讀過以上所引的兩段，對於程硯秋男女之間的私生活，也就可以思過半了。

王培堯先生寫「羅癭公與程硯秋」，副標題爲「可貴的師生風義」，止此一句，已足表揚程硯秋實爲義伶。其實，據筆者所知，程硯秋的尊師重道，恪盡師生風義，還有不少感人至深的佳話。譬如「彩雲曲」的作者樊樊山（增祥），清末民初和羅癭公同爲故都名士，也曾力捧程硯秋，不時指點教誨，所以程硯秋對他也敬事師禮。民國二十年樊樊山突患中風，纏綿病榻，程硯秋聞訊以後，不論每天怎樣忙法，必定抽出空暇，到樊公館去親侍湯藥，他居然能保持一日也不間斷。是年樊樊山不治身死，老人一生清白自持，遺下寡媳與兩孫，偏又家徒四壁，幾至無以殮葬，喪事雖由樊樊山生前友好李準（字直繩，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三二九黃花崗一役助虐爲惡，慘殺革命黨人七十二烈士的罪惡禍首。不過辛亥之役，廣州起義，他又在大澈大悟之餘向革命軍輸誠，驚走兩廣總督張鳴岐，以廣州城獻，然後蟄居天津爲寓公。）和傅增湘（治蕪）等人料理。但是程硯秋却仍舊盡心盡力，他親爲樊樊山備殮殮，築佳城，其後對於樊樊山的遺屬猶且不時周卹，照顧得非常之週到。

很多人都讚譽梅蘭芳在抗戰時期，爲了表示他不屑與日本軍閥爲伍，闡明忠奸不兩立的國家民族大義，竟至蓄鬚峻拒日人威脅利誘，誓不演唱。梅蘭芳的這一段畢生最光輝燦爛的一頁，詎

料在抗戰勝利以後，終於被日人和久田幸助無情的揭穿。

和久田幸助能講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因而被日本軍部視為廣東語文專家，戰時被徵召服役，太平洋戰爭爆發，他便被派加入香港佔領軍的行列，在香港佔領軍報導部擔任藝能班班長。在那一段時期，他負責統制戰時香港的劇藝工作，因此之故，他和時在香港的我國名伶與影星，經常保持接觸。

戰後，和久田幸助發表了他的回憶錄，詳述他和梅蘭芳交往的經過。民國三十年日軍佔領香港，和久田幸助曾經去找過避難香港的梅蘭芳，

當時，梅蘭芳坦白的告訴和久田說：

「我搬到香港，正是因為不願捲入政治漩渦，今後我希望過安靜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我作任何演出，將會使我非常之為難。」

人無可詣閉門臥雪

和久田聽後，立刻表示他充分瞭解梅蘭芳的立場，所以他和梅蘭芳彼此約定，儘量使他能安靜的生活，決不勉強他登台演唱。後來，和久田又曾幾度往訪梅蘭芳，還在一起喫過幾次飯。有一回，梅蘭芳在閒談中向和久田透露他的心意

說：

「我家原來住在上海，想回上海去，希望你能替我辦一辦手續。」

和久田欣然應允，他很快的替梅蘭芳把手續辦好，備妥了護照，讓他從香港回到上海去了。這是民國三十一年事，那時候，日軍早已進入上海租界，上海全市都在日本皇軍的佔領之中。

問題在於：和久田幸助頭一回去找梅

蘭芳的時候，即曾開門見山的向他提供三點保證，保護他的生命財產，尊重他的自由意志，決不損害他的自尊心。和久田甚至露骨的說：

「如果梅先生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作法，想去重慶的話，我們也可以即刻無條件的讓梅先生到重慶去。」

那是一個投奔自由，返回祖國懷抱的大好機會，然而，梅蘭芳却並不會提出此一要求，相反的，他是主動的要去上海，從日軍佔領的此一地轉移到彼一地。

程硯秋處境却和梅蘭芳大不相同，而且兩人的表現也各有千秋。程硯秋熱愛祖國，又復生性耿介，抗戰初起他來不及逃出危城，陷在北平，他不等日本人找上門來，就先公然表現他義不帝秦，憎恨日人侵略的強硬態度。他一遇見日本佔領者，立刻就把手眼閉上，表示他不屑一見。這件事被人密告到日本佔領當局，使日酋為之勃然大怒，可是也曉得他終將拿一身傲骨的程硯秋無可奈何，因此在一怒之下下了一道命令，嚴禁佔領地區的各廣播電台播放程硯秋的歌片，所以抗戰八年期間，整個淪陷區就聽不到瘋靡全國的程腔。程硯秋他自己對此毫不在意，日本人不找他，他正好免却麻煩，八年間他隱居青龍橋，親自下田務農為業，閒時讀讀書寫寫字，熬過那一段艱難危險的歲月。

日本軍方禁止各電台播放程硯秋的歌片，臨到後來反而造成了一宗抗戰佳話，上海名票王準臣的一位千金王蕙蕙，學程腔學到維妙維肖，幾可亂真。她會灌過四張八面「鎖麟囊」，三十四



程硯秋劇裝照，在台下徒見其高頭大馬，一亮相便覺他嬌小玲瓏。

年夏天輾轉流入故都北平，電台偶一播放，立刻便轟動了北平九城，都說日本人怎的將程腔解禁了呢？當下爭相走告，議論紛紜，後來還是老於程腔者聽出了王蕙衡所唱的稍嫌氣弱，這才發現原來是酷肖程腔而非程氏所唱。不過當時就有人說：日本皇軍一佔北平就禁止電台播放程硯秋所唱的戲，如今程腔終在電台播送，可見得勝利在望，日本皇軍敗降的期日已不在遠。說也奇怪，果然其後不久日本便宣告無條件投降，失地重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又在北平九城到處飄揚。

程硯秋在北平淪陷時期，離羣索居，平時既不大出門，也很少跟親戚朋友往還交際。祇有一位前任戲曲學校校長金仲蓀，他也陷在北平城裏，由於金仲蓀學問好，詩文俱佳，曾經給程硯秋編過新戲，所以程硯秋敬之以師禮，他不時的進城探望探望，而且每一次去都盤桓很久，因為兩

人同樣的蒿目時艱，憂心國是，都有滿腹的悲憤和悵悶。在那一段時期金仲蓀寫了不少的詩，其中不乏慷慨多懷的佳作。

三十三年冬天，一日天降大雪，程硯秋懷念北平城裡那位年老體衰的金仲蓀，他特地約了翁偶虹同往探視，那一天金仲蓀又出示一首他的新作，憂國傷時，在悲痛中流露頹唐。從這首詩裏，可以規知淪陷區不甘為順民的炎黃子孫生活與心情：

「一飯艱難老更饑，偶甦脫粟似芑羔，不辭竟日為詩祟，拚却餘年與病纏。世肯相忘真似贅，人無可詣趾初高，閉門臥雪尋常事，未覺衰安意興豪。」

當時程硯秋和翁偶虹讀過這首詩，都情不自禁的感慨歎歎，翁偶虹玩味金仲蓀詩中的語氣，他私底下跟程硯秋說：

「我看金先生的大限快要到了。」

勤練苦學無人可及

人可及

後來他請金仲蓀寫一幅字留作紀念，金仲蓀便將這一首詩題贈給他，來年三月，春暖花開，金仲蓀果不其然一病不起。從此以後，程硯秋又少了一處可以走動走動的地方了

程硯秋唯一的嗜好是飼鴿，他在北平家中飼養得有一羣鴿子，每天一大清早起來，程硯秋總是親自放鴿，他仰臉望着羣鴿在空中迴旋翔翔，藉此機會作深呼吸，弔嗓。程硯秋所飼的鴿子多為白羽，其中有一隻珍種名曰「踩雲盤」，毛腿毛脚，白茸茸的一團，顯得特別可愛。當七七事變，抗戰軍興，故都北平淪陷以後，程硯秋避到市郊青龍橋種田去了，行前他把他所心愛的鴿子分贈愛好此道的諸親友，連「踩雲盤」都不曾留下。轉瞬八年，抗戰勝利前夕，那隻睽違八年的「踩雲盤」居然飛到青龍橋來了，當時就有人說鴿子是和平之鳥，「踩雲盤」的歸來必一定是抗戰勝利，北平重親天日的預兆。不久，這個預兆果然又應驗了。

時今在寶島最受歡迎的「鎖麟囊」一劇，裏面的新腔都是程硯秋自編自造，而請通天教主老伶工王瑤卿一一審定的。王瑤卿住在北平大馬神廟，跟程硯秋家很有一段距離，苦在王瑤卿有阿芙蓉癖，他夜裏一燈如豆，欲榻猛抽，要到深夜午時方始精、氣、神三者俱够，必得這時節他才能够替程硯秋低吟淺唱，琢磨新腔。深更半夜沒處雇車，程硯秋只好安步當車晝夜就教，往往琢磨到天色拂曉，五點來鐘，再與辭歸去。當時北平地面不寧，夜間經常有攔路打劫的強盜出現，程硯秋多走夜路當然難免闖上。但是他仗着一身的功夫，却能了然無懼，有一回他被強盜給攔住了，程硯秋立刻奮身與鬥，將幾名強盜一一擊倒，演出了有驚無險的一次午夜劫盜。



程硯秋與其夫人伉儷情深為菊壇一對標準夫婦。

程硯秋誠如王培堯先生文中所述，幼年時候因為父死家貧，「寫」給老伶工榮蝶仙為徒，而由羅癭公為之贖身，加意培植，拜梅蘭芳，程德霖為師，再請王瑤卿給他說戲。程硯秋對待師門王瑤卿的恭敬虔誠，實足令人感動。王瑤卿晚年得了個寒酸症，一到秋天就犯。犯時祇有用坎離砂薰灸始可消滅，北平有個專賣坎離砂的藥舖，座落在北城德勝門裏，離王瑤卿家相當的遠，可是全城祇此一家，別無分號。王瑤卿每次發病，都由程硯秋親身為他去買藥。德勝門內近什利後海，深秋寒塘，蒲柳蕭瑟，別有一番淒惋落寞的景緻。程硯秋每回買藥歸去，總喜歡在什利海畔流連徘徊。他曾經說過，鎖麟囊裏有許多新腔，全是從那兒得來的靈感。

梅蘭芳的家庭生活固稱和睦，可是他畢竟鬧過福芝芳和孟小冬兩女不共一夫的家庭風波。所以在這一方面他又比程硯秋略遜一籌。程硯秋的家庭可以「母慈子孝、夫敬妻賢」八字作為形容。他的寡母在晚年很享了些福，夫人是果湘林的女公子，成婚於民國十二年舊曆三月十一日，婚後兩夫妻相敬如賓，伉儷情深，稱得上是郎才女貌的理想姻緣。

程硯秋在北平和他的果氏夫人舉行婚禮，也是當年轟動一時的盛事之一。他在結婚以前，先在西河沿排子胡同買了一幢新宅，農曆二月二十四日行聘，大媒是梅蘭芳夫婦，聘禮一共是四十八台，珍寶首飾，四季衣服，彩色斑斕，琳瑯滿目，在大街上排成老長老長的隊伍，引得大街兩側觀者如堵，嘖嘖稱羨。由排子胡同程硯秋新宅一

路鑼鼓吹打，徐徐行進。老長的禮物車隊由排子胡同直趨大外郎營坤宅。

梨園行的婚禮儀節

結婚之日，女家特請陳德霖、吳順林、余叔岩、時慧賢四大名伶送親，乾坤二宅完全遵照梨園行的老規矩辦喜事，新人的花轎抬到乾宅，無數來賓在宅內走廊兩旁排列成行，大廳下擺了四桌酒，由送親的陳德霖等先進大門，各據一席，然後新郎程硯秋必恭必敬的向四位送親人磕頭，陳德霖他們便高高上坐，直受不辭。新人花轎進大門後，一直抬到洞房門口，大媒梅蘭芳上前扶新人下轎，入洞房後房門立刻關上。

拜天地自有一套梨園行的繁文縟節，而且絕對禁止外人偷窺，禮畢，方始打開洞房之門，來賓一湧而入，爭先恐後的向一雙新人道賀。凡此梨園行成規矩的老規矩，祇怕時今圈裏的朋友，所知者也不多了吧。

程硯秋夫婦成嘉禮的那一天，故都名旦，幾於全部到齊，諸如陳德霖、余玉琴、田桂鳳、王瑤卿、梅蘭芳、王琴儂、朱幼芬、荀慧生、尚小雲、朱琴心、王蕙芳、九陣風、朱桂芳、姚玉芙等，計達十餘人之多，因此有人說那一次婚禮其實是舉國的名旦大會。

王培堯先生寫程硯秋的家世、出身，已經相當的詳備。筆者所可補充的只是程硯秋在全家五弟兄中排四，所以友輩同行之中稱他程四、四哥或四爺。還有就是程硯秋在榮蝶仙的門下起先無

異小廝僮僕，偶一犯錯就立遭笞楚，他很喫了不少的苦，不過總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再則羅癭公初見程硯秋演唱，心知他將來必成大器，是在北平的天樂園。替他贖身以後，羅癭公在程硯秋的身上確曾下了不少的功夫。不論春夏秋冬，陰晴雨雪，羅癭公每天天不亮就把程硯秋喊起床，親自帶他到天橋南邊客台一帶喊嗓。喊過了嗓回家再上胡琴，調嗓子，一直到快吃中飯的時候為止。

用罷午餐，羅癭公睡午覺，程硯秋便獨自個兒上梅蘭芳家，梅家請得有崑曲教師，程硯秋在梅宅學崑曲。然後喫過晚飯上戲園子，等到他一場，羅癭公早已跟朋友們坐在固定的位子上等着了，他聚精會神細看程硯秋的身段，諦聽他的唱工和道白，不時跟他那些內行的朋友悄聲討論。戲唱完了羅癭公再把程硯秋帶回家，一老一小認真研討當晚的演出還有什麼值得商榷的地方。

然後程硯秋抽空眯一覺，可是他一到午時必定自動醒轉，悄悄的披衣起床，開大門出去，直奔王瑤卿的家裏。因為王瑤卿教戲的時間是在午夜以後，天亮以前，程硯秋在王瑤卿那兒悉心學習，三四點鐘趕回羅宅，解衣上床才睡那麼一眨巴眼功夫，羅癭公又要叫他起床上天橋客台喊嗓去了。

像這樣日以繼夜，勤奮不輟的學習生活，程硯秋竟然接連過了五六年，他使通天教主王瑤卿視他為得意弟子，往後居然享譽數十年而不衰，這一份成就決不是偶然倖致，一蹴而就的。王瑤卿每逢提起他的這位高足程硯秋，他總是這麼欣

然色喜的說：

「當初程四學戲的那股子勁，那真是任誰也比不了，只有他能常年累月每天不斷的用功。記得他排『文姬歸漢』的時候，把胡笳十八拍譜進了二簧，我確實費了不少的勁兒，想出來的這主意，不用說一定是很難學週全的，可是程四偏能在還沒十分純熟的時候天天自己琢磨。有時候發現程四忽然不知去向了，大夥兒忙著找，這才知道他是躲在僻靜暗角落裏，或者是茅房裏頭，自格兒打板小聲的唱哩。人問他你這是做什麼呀？他總是笑笑說這兒清淨沒人攪鬧。唉，像程四這份用功的勁兒我生平就沒見過第二個。——還有一件事，那時節他打住處上我這兒來，必得經過八大胡同一帶，深更半夜的，羅先生怕他撞見審姐兒會生邪念，叫他繞道兒走。由煤市口進大馬神廟東口到我家來，這一繞道就得來回摸黑多走一兩里路，程四居然真能聽話，他決不走八大胡同過。不是今兒個我替程四誇口，我敢於說，唱旦的講究戲的身份兒（按指規矩），如今真得數他！」

鴨綠江畔得病不起

寫到這裏，似乎應該補敘一筆我國之有四大名旦之由來，四大名旦係指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和尚小雲。大概是在民國十七八年，上海大東書局辦了一份戲劇月刊，便以四大名旦論為題，請劇評家蘇少卿寫一篇文章。那時候四大名旦的年紀都在三十上下，論戲齡則全有十年以上的歷史，四大名旦中以梅蘭芳獨佔春光之先，理該居

於首位。不過程、荀、尚的名次安排就煞費躊躇了。因為荀慧生和尚小雲同時起家，年紀戲齡都相當，這兩位名伶的名次就已經够難安排的了，何況程硯秋的頑意兒確在荀尚之上，却是他出道較荀尚為晚，年紀又最小。蘇少卿曾邀集同好集思廣益，衆人自難免意見分歧，後來還是蘇少卿極力主張比較四大名旦的藝事高低決定名次，經過大家一致同意，方始定下了梅程荀尚的次序。然而在四大名旦裏面荀慧生和尚小雲的藝事實在

是難分軒輊的，何以會荀居三而尚居末呢？事後蘇少卿回想，許是梅程荀都是陽平，唯獨「尚」是去聲，平平平仄，梅程荀尚，說起來比較順口。當「四大名旦論」一出，果然尚小雲不甘殿後，大為不樂。不過十餘年後蘇少卿又寫文章解釋的說：梅程荀尚實已一語成讖，由於到了抗戰時期，在敵偽盤踞的淪陷區裏，梅程荀尚恰好成了他們相繼較演的順序。抗戰既起，梅蘭芳首先赴港，程硯秋在北平賣行頭，歸隱務農於後，再接



中國三大美男子之一——梅蘭芳的本來面目。

下來便是荀慧生與尚小雲。

或謂梅蘭芳曾經兩度出國演唱，將我國國粹帶到日本、美國和蘇俄，為我國平劇掀起過一陣高潮，而為中國梨園行裏從所未有之事。其實，程硯秋也曾出國，他在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元月十四日，由北平乘北寧路火車，經西伯利亞轉赴蘇俄、德國與法國，他那次行程的任務是考察歐洲戲曲音樂，初步溝通中西藝術交流，他還曾應邀赴法國尼斯參加國際新教育會議，在柏林和尼斯分別演唱過一次，因此他那趟歐洲之旅居然還是半官式的。在這一方面，程硯秋似乎也可以跟梅蘭芳扯平了。

抗戰勝利，國土重光，息影多年的四大名旦紛紛東山再起，又度出現於紅氍毹上。尤其程硯秋和梅蘭芳，以愛國名伶的號召，鋒頭之健，一時無兩。民國三十五年制憲國民大會揭幕，程硯秋且曾應邀演唱一次堂會戲，為全體國大代表擊節欣賞，這實在是他一生之中最值得驕傲的一次演出。

可是由於中共播亂，大陸局勢迅速惡化，梅蘭芳和程硯秋從而又陷在竹幕，前者是誤上賊船，後者是不及逃出。當中共開過了其所謂第一次偽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利用戲劇作為宣傳工具，梅蘭芳首先被任為偽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兼人民代表，再兼臨時協商會議代表，實則利用他作為工具而已，程硯秋、麒麟童和俞振飛，則分別給按上華北、華東、華中分院院長的名義，伶人做了紅朝偽官，却是思想言論行動一概不得自由。旋不久韓戰爆發，在中共的「抗美援朝」大鞭

策之下，從梅蘭芳

以次有名氣的紅伶

，全都被驅上戰場

勞軍。程硯秋和楊

寶森合成一班前往

，兩人方被押解到

鴨綠江邊境，就因

為受不了攝氏零度

以下嚴寒的侵逼，

楊寶森得了骨結核

，程硯秋尤其心機

拴塞症與慢性肺炎

併發，兩位主角雙

雙病倒，勞軍戲班

子自然而然的散了

。程硯秋和楊寶森

同被遣回北平，兩

人各自生的這一場

病一拖便是五年之

久，民國四十七年

二月十日楊寶森先

送了命，得年才四

十九。三星期後的三

月九日，程硯秋也

溘然長逝於「北京

醫院」，享年方祇五

十四歲，在四大名

旦之中，他是年齡

最小，却是最早



局 商 招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日 本 東 南 亞 一 美 國 (線 航)

總公司

地址：臺北市館前路46號建業大樓
電話：三六三九
二七一三
二七八一
二七九一
二七六八
二七四三
二七二四

基隆分公司

地址：基隆市港西路
電話：二二二六
二二二六
二二二六
二二二六
二二二六
二二二六

高雄分公司

地址：高雄市蓬萊路
電話：五五五二
五五五二
五五五二
五五五二
五五五二
五五五二

東京分公司

地址：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丸の内二丁目二番二
電話：(213)六六九四
六六九四
六六九四
六六九四
六六九四
六六九四

駐美代辦處

地址：One World Trade Center
Suite 2273
New York, N. Y. 10048
電話：212-775-1010